

一部古蜀道孕育的《白鹿原》

属蛇女

有人说：“十个蛇女九个妖”。
这纯属无稽之谈。是的，属蛇女
是美，但美有罪吗？从属蛇女春
雪的遭遇中，我们看到了男人的
丑恶……

谢星波 / 著

北京出版社

一部古蜀道孕育的《白鹿原》

属蛇女

谢星波 /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属蛇女/谢星波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78-2242-5

I. 属…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3618 号

责任编辑:刘 云

封面设计:老 刘

属蛇女

谢星波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昌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字数:40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ISBN 7-5378-2242-5

I·2152 定价:23.80 元

属蛇女

谢星波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属蛇女的骚动（代序）

刘斌夫

一

谢星波是从成都向北至川西平原边缘的黄许古镇土生土长的作家。孟家场至黄许镇之间的平原上那棵巨伞撑天的黄桷树，和不远处鹿头山白马关古战场那一大片方阵式浓郁黛绿欲流的柏树林，就是古蜀道上最惹人注目的风景。

也许农民和作家本来就没有多大区别。农民白天起早贪黑在川西平原上或盆地丘陵的田地里耕作；作家挑灯伏案，用笔耕耘，笔如锋尖，稿格上阡陌纵横，泉清如许，文思如涌。

星波而今已修成正果，幸蒙伯乐恩典，当上镇里的文化专职干部。他是我阔别十余年的故乡阔别十来年的旧友。此前他发表过中篇小说《官邸匪影》、微型小说《古桥挽歌》和报告文学、小戏剧等10余篇作品，我是比较了解的。多年未及联络，我亦经过“十年不读、八年不写”弃文罢笔而事商务策划的沿海生涯。受出版社朋友邀约，为他已看好的谢星波这本长篇处女作《属蛇女》，写一篇聊以代序的评介文字，搭乘这班顺风车，作我回归西部故土返居蓉城一隅的一次亮相，让我小小地出一回丑也无妨。

谢星波乡土味浓郁，正所谓文如其人。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土



得掉渣，土得让人胃口大开的东西。我们不妨欣赏一段：

幺师笑扯扯地将春雪面前桌上的水迹抹去，腕儿一抖帕儿就直直向上跃起搭在肩头。他俯下身子说：“我樊癞子眼儿不识宝，看见姑娘喊大嫂，请问你姓啥子？是古镇人还是嫁过来的？”

春雪说：“姓古，在乡下都叫我春雪。”

“你来找樊七娃？”樊幺师问。

春雪点点头就看着他。

“樊老七是你啥子人？”

“男人。”春雪大大方方地说。

这下轮到樊幺师吃惊了。想不到樊七娃这龟儿子烂仗还有这样一个俏得水灵灵嫩冬冬的婆娘。

作为一个农民作家（虽然而今已是干部），写农民是他的本份，写他所熟悉、心经身历的生活，是他理所当然的事，就像农夫的使命就是要种地一样。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奖得主福克纳所言：在故乡那邮票大的土地上，有着写不尽的人间世态。如果说，星波的父辈是“黑手高举霸主鞭”的翻身农民，到他这一辈的他则是“黑手高举董狐笔”的乡村新秀才，靠自学苦写，对文学的苦恋和对生活和命运的苦斗，做着作家白日梦。经过可怕的粮食关，他居然长成了高大的庄稼汉子；居然写了砖头厚的书，挤进了这条枯寂难捱的孤独旅途，这或许算是人生的奇迹。当他走向写作成熟期，当他笔下的乡民们和世俗化的有着浓重的农民意识的小镇居民们从穷困走向改革开放奔小康，却又遭遇了禁欲之后的物欲横流，神州大地处处皆“废都”，一代人的心灵情怀开始倾斜、裂变和异化、坍塌，淳朴的古镇农村乡情民风同商品经济潮流以尔虞我诈的奸商气味混沌交织，人性的禁锢向人性的解放错综复杂地转型，这种变故之快和突如其来甚至摧枯拉朽已超乎了作者和乡民的预料，有点无所适从不可理喻。

尽管作为乡土作家的谢星波在这篇有限的长篇处女作里还应更深刻广远博大地反映世象和心灵的变革，但毕竟他花尽6年心血做出了



最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难能可贵的努力。无论对陌生作者还是当年故旧，我都得为他鼓呼，为他叫好！他敢写，敢于和比较善于揭示和表达古镇百姓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和乡民心灵的困惑与精神追求，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这位憨厚可爱或许还有一点点鬼精的乡土作家不是蜀道风情的孤独守望者，而是乡风民情的传播者和古镇建设与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这本书不仅是写给乡下青年看的，况且如今许多乡下青年走进了城市，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使城乡几不可分，同时这本书也是写给大中城市的城里人看的，让城里人在茶楼酒肆间或工厂、商店、写字楼奔波游走之余体味体味乡镇人们在转型期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古镇正在由乡村向城市转型，人性正在由封闭向泛滥转化。其实，自古以来，人性就有开放的一面，即便在封建农耕社会，民间也有爱情的越轨行为，不过情形大致有两种，一是两情相悦，二是因为遇困相帮的感恩，而今可不一样，情欲、性欲与金钱、利益的交换、交易或者因真爱的失落、崩毁而寻求补偿或报复，成了完成动物本能的重要因果。生活潮流的紊乱使作者初写大作的意识茫然无意任其流溢，这本书里写了春雪和二樊的情感纠葛，农民暴发户张经理和小镇“吃商品粮”出生的居民骚蚌壳刘玉香的胡交鬼混等等怪现状，古镇几个“鸟人”还有些活灵活现的，张经理的贪婪狡黠，刘玉香的精明风骚，樊月山的时运不济的忿懑，“樊七娃”樊斌的稀泥巴糊不上墙的可怜可悲，一副副当今古镇人物众生相纯朴忠厚已荡然无存，乱七八糟又顺理成章的情爱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描述中透出作家对生活的冷静观察和对现实不露声色的批判态度。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生活似乎不该这样，生活为什么会这样，生活为什么不该这样，这些是留给读者去答复的。读者对书中人物命运的关切，就是作者的初衷。

我们已进入读图时代，快餐文化充斥我们快节奏的生活和浮躁的心灵。要像往年一口气茶饭不思的读完一本原如夸头的长篇小说，哪怕再优秀故事再吸引人的名著也不可能了。这部《属蛇女》长篇小



说，可以分章节去读，也可以“跳读”，读一段前边部分，任其挑选中间部分读了，又回头接着前边读亦可，作者的意识流手法尚不熟识，可以看作“未完成小说”的探索，读者可以撷取章节在阅读中去组合拼接，意思就是你可以先挑你觉得好看的片段看这部小说的可读性还是有的。

譬如：“难怪村里有许多男人都爱把目光朝她射来。胸脯高高耸耸，奶子如发酵馒头又白又圆。屁股浑浑凸凸，富有青春气息。春雪曾经有过男人，男人也曾令她活来死去。春雪坐在麻柳树编制的浴盆里温温的水柔柔地浸泡她的肌肤，抚摸着她的光滑柔嫩的胴体。一阵渴望又从体内窜来，她兴奋地抱着膀子压着奶子呻吟。可一切都那样来得快去得也快。……无奈，春雪就只有孤独地生活在鹿头山。春雪将光光洁白的身子塞进棉被里，被子里残留的男人体味再次撩拨着她。她又感动起来。她将被子当着男人的身体，双手紧紧缠着。她激动的泪花悄悄渗流进被子里。”

又如：“桔树沟的五月是忙的，收粮收食真忙。用庄稼人自己的话说：忙得尻子不沾板凳。忙中又忙的庄稼人在忙中学会了排遣，越是忙越心宽越会逗乐。庄稼人嘴野，越忙嘴里越放肆，从闺房隐私到哪家媳妇不生儿哪家婆娘不下崽的海侃神吹。天壳子吹得水响，龙门阵吹得玄乎。除了侃就是唱，唱天地间万物欣荣，唱虫虫蚂蚁交配。搬着屁股栽秧，火辣辣的太阳透过薄衫薄裤子直喷射紫外线。人忙嘴也忙，唱栽秧歌儿粗犷中显出豪情：‘大田栽秧舍忙又忙哟/两个秧鸡舍跑忙忙/秧鸡跑舍要下蛋哟/妹子跑忙舍招情郎/妹子招情郎舍招到我哟/我人又年轻舍情又长哦——’”。

城里文化馆有学问的老师下乡来采风，被栽秧歌迷住走了神，连声赞叹好啊！鹿头山的栽秧歌唱得很野性，唱得年轻妹子脸红心跳，夜里尽梦白马王子。鹿头山的小伙子很胆大，夜里敢溜到妹子窗子下学狸猫咪咪咪叫。于是，古蜀道千年来就流传着妹子招郎的故事。它同古蜀道的鸡公车一样有一种生命力，一直流传至今。”



作者这些生动描述是吸引人哩！

二

按说写序是要所谓的名人来写的。许多知名作者巴望着名人的抬爱，美其名曰“站在巨人肩头”。我算不上名人，顶多十多年前自嘲过小巷名流，也早已销声匿迹，樯櫓灰飞烟灭，疏远了曾经一脚在门槛里一脚在门槛外的文坛。但我是一个非常严谨审慎而宽容通融的学者，决非也决不做“门外汉”。找我也许找对了门，我决意要为勤苦写作又初露头角的乡土家随喜功德。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作者是靠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别人抬举追捧面走上文坛走向读者群的。加之名人太忙，忙于写作忙于开会忙于应酬，不屑日理万机中忙里偷暇读完为之写序评的作品。没有名气是坏事也是好事。有名气必有褒贬。没有名气，让读者初相识，建立一个较鲜明的第一印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两三年。而今这个时代，是名星满天，名人轮流坐庄的时代。据说美国每一个礼拜都要评一本畅销书。这个激烈竞争的时代的更替周期真是短而快。

这本书要让你看看的，是古镇的躁动不安，一代人心的骚动不安。古镇是一个缩影。不仅是古蜀道上的一个缩影。浓缩了乡土生活的某一侧面和特定的生活场景。不管你过目即忘，还是记住了什么，想起一点什么，或许可能因之要做点什么，都是顺乎自然顺理成章的事。古镇的故事源于作者的古镇情绪。当小说结尾处，那几个躁动的人物竟纷纷要想离开古镇，不是因为古镇已不是他们眼里应该的古镇，而是那古镇的人们包括他们自己在几年间已变化得面目全非，他们想要重建自己的生活空间，重新在新的环境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正面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而这几个小人物都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在时代的浪流的冲激下漂逝于生活的某一角落。古镇让他们无处藏身。钱大气粗的农民包工头暴发户张经理行贿聚富、贪



财敛色本也平安无事，但因承揽县城一座楼建 成了豆腐渣工程，楼的垮塌轰动全国，他气数已尽锒铛入狱走进人生不归路。刘玉香、春雪、春雨都阴错阳差地同原本并不相爱的男人走到一起，天下有情人难成眷属，这大约是人生命运的悲剧主题和宿命，值得当代小镇人和乡村人的思索。小说的结尾将人物命运急转直下，留给读者为之扼腕叹息的遗憾，让读者为之感慨为之怅然喟之。这也许正是古镇生活的真实袒露，也是作者对人物走向比较恰当或者明智的把握。

三

本书作者的初衷，我猜测可能是要把春雪当主角或者“女一号”的，可是刘玉香的性格却更鲜明凸显，甚至她讨厌中又有点可爱。谁是属蛇女？刘玉香算一个，本性贤良的春雪、朦朦胧胧的春雨都像是属蛇女。这大约是古镇女人都属蛇的年代。正常的女人在金钱、权利、虚荣、情欲或者命运的驱使或诱惑下都有点迷人或则有点妖魔化。属蛇，是一种譬喻，似乎已不指这些女人的年龄生肖，而是指这些女人的群体性格。古镇的世界很精彩。古镇的世界也很无奈。古镇人心不古，民风日下；人们相互利用，欲望熏心。但，毕竟这些人物故事是在被淳朴民风浸泡了两三千年的川西古镇上演的。这无疑平添了几分文化的厚重和些许躁动的原始人性因子。即便刘玉香支使憨娃偷拍她与张经理同床裸照也不外乎是想以此要挟留住张经理的心不让其移情别恋，张经理贪财贪色行贿分赃也不外乎是为金钱美女私欲膨胀的狭隘追求，都并不恶。春雪后来开了狗肉铺，生意红火起来，开始挺直腰杆，但因为依然淳良而被贪恋美色的张经理所相中并套入情网。古镇的人们都挣脱了情欲禁锢和礼教束缚，但又找不到真正的爱，那种一代人性的骚动和迷惘，是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和典型意义的。尽管作者笔法还不很高妙，也做了尽可能的可贵努力，人物不概念化，不脸谱化，很现实，较鲜活，值得肯定。



我这篇评论代序首先是写给读者看的，其次是写给发行人和作者看的，而不是写给理念家看的。理念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绿。我的对象是刚刚捧起此书的读者，向他们作一介绍和推荐，给心游古镇的读者最初的旅行画一条路线图以示意。古镇不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没有那么复杂的等级关系和凶险诡谲的人际关系，也没有大势已去的没落感，而是盛世中国一角蜀道古镇一隅几个并不怎么起眼的小人物的人生经历。作者是以一种他所特有的语调在摆川西坝子边上的龙门阵。此书的出版，本应该在语言的细枝末节再做一些修订和技术上的润色，但据说由于其他原因不一定允许。一部并非尽皆完美的书，一部值得一读值得信赖的书。

一部书的成功与否亦在于读者的关爱。读者所处的环境，抑或有古镇的影子。古镇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让读者可能也感受到自己身心的骚动和迷惘，也可能自己亦曾陷于情感的渊薮而难以自拔。我们所能做到的，一是对古镇和古镇人们的关切，对乡镇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关切，二是校正自己的心灵路向和情感路向。这部小说的续篇，是要请读者用信马由缰的想象不是用笔而是用心去写完。

原来有一种说法，作家是人类灵魂的铸匠。这个定义有时就显得太大了。而今看来，作家本身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劳动）者。谢星波不过是一个农民当着“文化个体户”，无须执业资格证书，或那个市作协会员证权当“上岗证”。文化专职干部这个行当，不是个人写作，而是搞群众文化、大文化。而作家这种个体劳动，是不要店面的，而且白天多不营业，而多在晚上挑灯而作，作坊就是自己的家和办公室一角的一张桌椅之间。在这种情形，作家和小偷有一点表面相似之处，都是多在晚上活动，可谓昼伏夜行，小偷犯下罪恶偷走别人财物，而作家播下良知偷走了读者的心事，在本质上简直是天壤云泥之别！作家有时白天黑眼圈发黑如同熊猫，但他白天仍以百倍的责任感和超乎寻常的毅力努力做着被称为“本职”的工作（这包括拿国家俸禄甚而只吃食不下蛋的专业作家）。作家并非圣贤，也不值得崇拜



(可能少数大师级的大作家可称为文学家的要除外)。有时读到女作家写的一本十分美丽的书，万一在签名售书时或在电视荧屏访谈中一见作者，并非想象中的豆腐好吃，人又漂亮的“豆腐西施”，不过是一位青灯黄卷过早透支了生命资源的黄脸婆而已，只有她的双眸智慧的光采能够灼亮人的心灵，但许多人是盲眼看不到这高贵的盲点。本书的作者多少还有一点乡土气，相貌和个子在川人中还算可以，封二的照片上那张汉子的脸膛写有沧桑。他在努力求索，心就不容易老。把别人打麻将的时间（首先特此申请我不反对麻将）用在写作上，给读者不打麻将不看电视的闲暇里送上一点轻松的事情——看看书。书是网络时代再发达的其他传播方式也不可替代的东西。《属蛇女》和《古桥挽歌》都是古镇当代风貌的载记。在这本小说的背后，有作者向读者投来的一脸憨厚甚而有点憨痴的笑容。

（本文作者系著名学者、作家，四川大学某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评论家协会委员）



1

春雪出身那年是 1977 年。这年属蛇。按鹿头镇的人说，蛇年不能生孩子。因为大凡属蛇的，不是男的风流就是女的妖，十个蛇女九个骚。因此，鹿头镇的女人都不愿在蛇年生产，憋也要憋到第二年才下“蛋”。

春雪是他爸无意中种上的。那天她老子在别人家里喝了几两烧酒，高高兴兴回家学人也发了骚，搂着婆娘就一捅猛干。后来怀上了也不知道。等到第三个月省悟过来已经晚了。十月后生下一胎，胎中没带“把儿”，她老爹骂了一句：“日他娘的×”。

没想到，20 年后，春雪却出落成一条“美女蛇”，漂亮得让全村汉子都眼睛发直。

这天，春雪只身一人来到鹿头关镇找她男人樊斌。

鹿头关镇是个很古很古的镇子。据史书记载：它属汉高祖时代就建的镇。古镇周围衍繁着许许多多姓樊的人家，所以古镇上樊姓是大姓。据镇上那位花白胡须念过私馆的樊老先生考证：鹿头关镇姓樊的都是汉高祖刘邦在沛县打滥仗时吃狗肉的樊哙的子孙。后来樊哙当了将军鸡犬升了天后，樊家的大小也就随飞升了。鹿头关镇是出陇入蜀的重要关隘，要取成都首先要破鹿头关镇，若不，你就是再学三国邓艾抱毡滚崖偷渡阴平怕是等球于零的。

天全古镇汉时不叫天全，樊老爷子钻了许多故纸堆都没球弄醒豁，但鹿头关镇在唐代就叫天全号那的确是鳊鱼搁在油锅里想板都板不脱的历史。天全号是唐太宗李世民御封的。是唐时官府送文书传递军情讯报民情的驿站。它走过宋走过元走过明走过清乃至走过民国进入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古蜀道因历史沧桑变成了荒野古道。沿蜀道撒落的天星号天圣号天龙号统统被黄尘淹没了，剩下的天全号如今成了鹿头关镇。一九五三年川陕公路一打通，鹿头关镇这段有蜀道的地方硬生生就断了昔日的风流倜傥，孤零零的搁在这既通不了汽



车又通不了火车，离县城不远也不近的鹿头山里。

到了改革开放这几年，鹿头关镇才又返老还童起来。

尽管鹿头关镇交通除了水路楫舟南下到沱水和推鸡公车到川陕公路才能北上西安南下成都，但近年来，鹿头关镇招商引资却红红火火发展起来。

正因为如此，春雪的男人才对春雪说：“日他先人板板哟，这年月胀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去鹿头关镇去找个熟人学门手艺，开间铺儿挣点钱儿省得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尻子头稀屎都晒干了也发球不了财？”

又正因为如此，春雪的男人这狗东西从一月回来三趟到三月回来一趟到不回来时村里就有了传言：樊七娃怕是被骚狐狸精缠上了不回来了。可惜春雪这二十一二岁嫩冬冬俏铮铮的婆娘孤单单守在床上。从此，春雪家的窗下，夜里多了男人走动的脚步声，上山砍柴下地施肥，总有男人们那一双性饥饿的眼睛火熏熏地瞅在她浑实圆溜的屁股上和胸脯上。直到有一晚她去房檐下搂柴禾时，一个男人从她后面抱住她，她感到有男人的东西顶住了她，一双粗壮大手紧紧压在她圆圆凸凸的乳房上时，她才一阵昏眩一种激动。说实话，春雪想有男人搂抱她，想让男人那东西进入她的身体，想……她呼吸沉重起来。在这突入其来的搂抱中她已经感觉到了她的需要和渴望。

春雪慌乱地说：“快放开手，别人会看见的。”

那男人说：“夜很黑呢，看不见的。”

“你晓得我结了婚有了男人啦。”

“我晓得你男人在鹿头关镇和别的女人相好。”

春雪一阵战颤，那男人双臂加大了力气说：“春雪，你冷么，要不要我再抱紧点？”春雪说：“我怕。”

“你怕什么？别怕，我可是真心喜欢你的，你难道就不知道么？”

“我知道。”春雪说：“月山，你我这辈子注定是难在一起了。你就死了这条心，找一个女子结婚生个一男半女，就会把我忘了的。”

叫月山的男人大叫一声：“不！我不娶，我就这样打单身，我就



要你，为了你我杀人放火都敢去。春雪，我才有资格当你的男人，樊七娃只会讨女人的欢心，他用那种办法骗了你，我真的不甘心哟，这不公平！你当年应该和我结婚的。”

春雪哭了，她双肩在剧烈地颤抖，她在月山搂抱中颤抖。月山将嘴儿凑进她热热的湿湿的嘴唇上，四片嘴唇叠合了，吮得咂咂响。月山另一只手在她身上轻轻抚动，春雪在这种抚摸的游动中浑身炭火般的燃烧起来。说实话，她和男人樊七娃就没有这种快感没有这种感觉和冲动。她只觉得有一股湿漉漉的热络络的液体如喷泉似地流喷出来。她兴奋地低吟着暗示着迎合着。

月山那只手好不老实，她就需要他这只手不老实，不老实的手会给她带来人性渴望和安慰，也会带给她寂寞的暂时忘却，忘却人世间的纷争，忘却邻里间的不愉快，忘却你，你嫁给了樊斌我不生气不怪你，看见你弯着腰儿经常扶着腰我心疼呀。

这一亩多田的麦子要割要捆要挑回去，要腾出田来栽秧呢？

你不要我帮你？这雨说来就来，嗨，春雪，你就不想想不收回去年吃什么？”

春雪没有作声。谁不想有个帮手哟？

她去娘屋头搬兵，娘屋里的爹妈也在田头屋头忙，妹妹春雨一个人忙得眼儿黑了身儿瘦了人儿几乎脱形了。大战红五月，整天人不歇，她还好意思开口搬救兵么？

春雪没做声，但心里在说：“别走，帮帮我。”

月山轻轻地说：“你捆好堆在田里，今晚等人深夜静了我来担，天黑没人看见的。”月山这夜就挑了十几挑，才把亩多田的小麦担完。那青杠扁担在寂静的夜里叽呀叽呀叫，那叫声不是蛙鸣虫咕，是一种美而和谐的农家小夜曲，这小夜曲带着颤动地音符跳跃出怜与爱、情与恨和思与念真与美。

夜半，月山将身儿托咐给河水，让河水冲刷，河水拍打着他，洗去他半宿的疲与乏。当他走进院子时，春雪早倚在门儿悬望。他闻到她身体散发一个淡淡幽香，他看见她高耸的胸脯在薄薄地衣衫中跳动



着。这紧身天蓝衫是他和她一起在古镇买的，那是几年前的故事了。今夜，她穿着它不知是什么意思？它预示着什么？

春雪说：“这天太黑了。”

月山说：“天黑有天黑的好处。”

“我真担心天太黑挑担子把你摔坏。”

“我感谢天黑能让别人瞧不见，我能和你见面帮你干活。”

四目传递着眷恋爱慕的信息，在漆黑的夜中闪着光芒。

于是，他们就这样拥抱在一起了。

帐幔中横陈着春雪的玉体，那玉体在黄橙的台灯光晕中泛着莹腻的冷光。说实话，这可人的玉体如一尊雕塑，春雪慵懒地躺着，眼中溢着迷漓的光彩。当最后一件衣衫除去时，月山惊呆了，原来女人的身体裸在眼前竟是这样让人心跳。

他小心翼翼而又急急地走向床边。这床是别人的，不属于他樊月山而属于樊斌樊七娃，床上这女人本该属于他但她两年前就突然宣布嫁人了！这人就是樊七娃。樊月山曾经为她忧郁为她伤心过，爱过她恨过她思过她想过她，但渴望得到的爱人却失去了，那是他一生最最悲惨悲哀的事。如今，这女人，不！他的恋人就躺在床上，而且近在咫尺几乎她裸体上有痣点他都能看见。他喘息着卧在春雪身畔，用刚才那只码过麦垛儿的有力的手她搬过来，一手挽她的腰一手揽住她的肩，他嗅到她亮丽乌黑的头发里有一缕缕西施兰夏露的味儿。

“你真的爱我？”春雪在他臂弯里如一只被猎人追赶逃进安全区的小鹿，那声音宛如小鹿在呦呦鸣叫。“其实我不该用爱这个字眼。”

樊月山说：“为什么不？”

春雪说：“因为我有樊斌，一个女人总不能爱俩男人的，这样，她就是坏女人。”

春雪挣脱了他的热吻说：“月山，你听我一句话好么？求你了，看见你这样为一个嫁了汉子的女人发誓不娶，我有罪哟。”

月山脉脉温情地看着春雪，两片嘴唇翕动着但他想说什么终于没说出来。



“你别傻，得不到的东西就偏得不到的。你见鹿头山的桃花李花了么？一夜细雨那红的花瓣白的花瓣都落在地上了，可一夜春风来那些白的花瓣红的花瓣还能又吹上树桠么？月山，听人劝得一半，找一个好女子结婚算了。”

樊月山说：“不，我就找你这样的。”

“就是介绍和我一样的妹子。”

“哪个能和你比？”樊月山说。

“我妹子春雨呢？”春雪问。

月山摇摇头：“我怕雨，我就爱雪。”他翻身将春雪压在身下，他急急的想得到。这是人性原始的情欲冲动。春雪眼里开始迷离起来，她也渴望那东西进入她的身体。她睁开眼儿，她看见了墙头上挂着的结婚照，樊斌还是那样紧紧傍着她，不知怎的，她这时却看见了樊斌眼里有一股责怪与愤怒，她好像听见他在说：“好啊！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总有一天要被人知道，你们以后如何在人世上走人世上活？”

春雪一下醒了，一连串说：“月山，做不得做不得做不得的。”她猛地一抬腿一翻身，只见月山“哎呀”一声倦缩在床上呻吟着吸着冷气儿。春雪几把将衣衫穿上俯下身来捧着月山的头说：“月山，莫怪春雪心狠，答应了你害了我。我已是别人的妻子了，以后要生儿育女要当妈妈，总不能背后让人指着说这个女人真不要脸，年轻时偷过野汉子。”

月山捂着下身痛歪了嘴，慢慢地他恢复了常态，默默地穿衣起床，默默地走入黑沉沉的夜色里。春雪望着他背影说：“月山，你真的莫怪我。”

2

春雪第二天打早就来了天全古镇。

昨夜她看着樊月山忧郁地消失在夜色中，她也一样痛苦，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想着男人樊斌，他是不是也和刘玉香一样在床上颤风